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### 第三十五回 百箱土狼狽行奸 一封書妻舅交惡

如海不肯給李氏延醫調治，一半雖由邵氏失寵，一半卻為自己橡皮股票虧折，心中煩惱之故。他因欠官銀行的二萬銀子，經伯宣疊次來信催取，自己在別處，又拖欠到十餘萬銀子，這筆錢連同自己的畢生產業，一裹腦兒置著橡皮股票，此時無法挪還，到期不歸，又未免有損信用，故他愁腸票碌，心緒萬千。故李氏和他小舅子跌傷之事，並不在他心上。在當時他不過順著眾人，隨聲附和，罵了李氏幾句。轉眼之間，又都忘卻，心中只管籌劃怎樣可以弄幾萬銀子來還官銀行的虧空。自知拆東牆，補西壁，也不是個了局，若將股票照市售出，了此債務，則馬上傾家蕩產，還要脫頭三萬有餘，如何使得。且照股票現市看來，正可再買進十萬八萬，將來若得漲售，只消漲起一半，已足夠本，倘能漲到原價，豈不可大發其財。就使蝕本，也極有限。所恨自己手中無此巨款，若能再弄他十幾萬銀子，就可指揮如意了。這夜他睡在就床上，胡思亂想，雖不曾生出什麼法兒，卻一夜未得安睡。第二天早起，教松江娘姨買點心。松江娘姨知他愛吃湯團，便到附近一家糕團店內買了十六個湯團，滿滿裝了一碗，送到房裡。如海一邊想著心事，一邊吃著湯團，已吃了一半，偶然吃到一個豆沙餡的，才咬得一口，忽然靈機一動，不覺呵呵大笑起來。薛氏問他有何可笑？如海笑說沒事沒事，一面推開湯團碗，也不再吃，急急走下樓去，教阿福拖包車出來坐了，徑到藥房中去找他的副帳房杜先生。這杜先生字鳴乾，紹興人，足智多謀，素號能幹，而且為人極有涵養，善用冷功，一天到晚，難得見他開口，但若開口時，比快刀還要鋒利。如海遇有機密大事，時常與鳴乾商議，鳴乾也守口如瓶，從沒向人前吐露隻字。故他賓主二人，極為相得。這天如海將鳴乾衣袖，輕輕一拉，鳴乾會意，隨著他回到一間小帳房內，隨手將房門帶上，屏聲息氣，坐在如海帳桌旁邊。如海先把右手在額角上抹擦多時，眼望著鳴乾，口中嘖嘖了一會，才開口說：「老杜，日下橡皮股票跌價，你知道麼？」鳴乾道：「知道的。」如海道：「那天我買進二十萬股票，你也知道了。」鳴乾道：「是的。」如海道：「我的根柢，也瞞不過你，連頭帶足不及十萬，現在就這股票一項上，已吃虧到十三四萬，傾家蕩產，還嫌不夠，如何是好？」說到這裡，頓了一頓。鳴乾也不做聲，眼望著如海，等他續下去講。如海卻並不接續前言，又說：「老杜，你替我想想，有何法兒可以補救呢？」

鳴乾雖然足智多謀，卻經不起如海這句話，竟問得他目定口呆，無言可答，半晌才說：「這個這個別無他法，只有請東翁暫將股票捺一捺，待市價漲起之後，再行脫手，就使不能到本，也可少吃些虧。」如海道：「這個我何嘗不知，無如官銀行裡的二萬銀子，趙監督已函催多次，前天不是你寫的回信嗎？我教你照實寫，你說股票營業，近於賭博，傳出去有關大局，故以藥料二字混稱。如今趙監督復信到來，仍然不肯通融，責令如期歸還。我如今百孔千瘡，處處都是虧空，除卻賣脫股票，又從那裡去調這二萬銀子還他呢？」

鳴乾想了一想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好在趙監督與東翁是要好朋友，他信中雖說不可展期，但玩其語氣，似乎未嘗不可通融，只消有相當的抵押品，東翁何不將股票暫時送他處抵押，叮囑他不可告訴外人，待市面回復，再行提出售去，還他應得之數，豈不是兩全其美？」如海道：「此法未嘗不可暫救目前，但那天我們的回信，只說買著大批藥料，並未提及股票，現在突然將股票送去，他若因這股票正在飛跳橫跌的當兒，怕擔風險，不肯收受，或說你既有大批藥料買著，何不將藥料暫低，那時我手中既無藥料，若據實告訴他，藥料便是股票的代名詞，則欺蒙朋友，不免被他看輕，何況還要托他代守秘密，顯有不可告人的隱衷。那我自己的真相，豈不被他一覽無餘了嗎！就使他徇我的情，不將這事告訴外人，但他也是個外人，自己的秘密，即已給他知道，從今以後，時刻刻有洩漏之慮，將來辦事，豈非更多一重辣手。」

鳴乾搖頭道：「東翁這般慮得周密，可就難了。」如海道：「我卻有個法兒，不過這件事我一個人難以為力，非得借重你不可。你若能幫得我的忙，又能牢守秘密，我不妨說出來試試，否則就此作罷。」鳴乾笑道：「東翁說哪裡話，做伙計的承東翁提拔，得有今日，闔家老幼，都靠著你東翁吃飯，莫說些須小事，要做伙計的效勞，就使叫做伙計的斷頭瀝血，赴湯蹈火，做伙計的也心甘如飴。」如海大喜道：「難得鳴翁如此忠愛，真乃我錢某之幸也。鳴翁請上，受我一拜。」說著起身打了一恭，鳴乾慌忙還禮不迭道：「東翁休得如此，真要折殺做伙計的了。」二人行禮已畢，重複坐下。如海對鳴乾道：「聽說鳴翁在城內開著一家紅木作場，這句話不知是真是假？」

鳴乾開作場這件事，本瞞著如海，因他空手進藥房的，數年之間，居然開店，不問而知是賺著東家的餘潤，故他在同事面前，也瞞得鐵桶相似。偶然有人向他取笑，叫了他一聲老闆，他便恨如切骨，深恐這兩字，傳進如海耳朵裡去。其實如海早已知道，因鳴乾是他得力這人，有些事都隨隨便便，不和他計較。鳴乾還以為如海是模模糊糊的，今被他這一問，出於意外，頓時面紅耳赤，暗暗驚異，心想這話奇了，我開紅木作場，與他何干？若說我開店本錢，是在他哪裡作弊賺下來的，如今他自己別處蝕了本，要將我這筆錢索回，這句話萬萬說不過去。況且店中作弊營私的，也不止我一個，他為甚麼不找別人，卻來尋我。若因我開著店，要向我借錢，老實說，我這寶號，暨家眷等，還不值一千塊錢，就給他濟得什麼事。但不知哪一個天殺的告訴他的，還幸他只知皮毛，不十分仔細，不如推說別人開的，自己搭股便了。鳴乾想罷便道：「東翁有所不知，店果然有一家，但不是做伙計的所開，因做伙計的於紅木一道，全係外行，如何可以開店。更兼依人作嫁，也沒這許多本錢。只因我家有個鄰舍，向做紅木生意，要糾股開一個小小作場，專做紅木零件，缺少一股，由那人的妻子向內人說了，內人情面難卻，再同做伙計的商議，這一股股本雖只一百塊錢，但做伙計的，一時哪裡有這筆現款，只得求幾個朋友，合了一會，湊足此數，才算做成了一個小股東。近來叨天之佑，竟得有些餘利，不知東翁何事問及？」

如海聽說，笑了一笑道：「搭股不妨，只消鳴翁與紅木作場有些兒關係，就容易著手了。我便要請教你一件事。你們紅木作場內有一種假紅木料，據說是土箱板做的，不知確否？」鳴乾道：「果然有的，因土箱板木料，紋細質沉，很充得過紅木，莫非東翁要辦什麼物件送人嗎？」如海笑著搖頭道：「現在民國時代，這種滑頭的官場禮，久已革除，我還辦什麼東西。不過我卻要托你們作場內辦一百隻大土木箱，須要底蓋完全的，不知能否在一兩天內辦到？」鳴乾聽說，恍然大悟，禁不住呵呵大笑，隨向如海附耳說道：「東翁要這許多空土木箱莫非如此如此嗎？」

如海聞言，笑著罵鳴乾道：「你這精靈鬼，果然又被你猜著了。我因自己素來不做這種生意，倘去收買土箱，不免被人疑訝。你作場內既然用此材料，只須說有大批定貨，缺乏材料，就可盡多收買，決不致有人生疑。收得之後，趁夜送到我棧房內，如法泡制。橫豎我又不是拿他賣錢的，只須暫時將他做個抵押品。待股票脫手之後，仍可贖回來，消滅無跡。除卻你我和幾個動手的以外，別無旁人知道，豈不是一樁極妥善的事嗎！」鳴干連稱佩服。又道：「一百隻大土木箱，一時雖不容易收集，好在我自己店內，現有十餘只，同業中諒也必有存著的，只消多出些錢，數日之內，定可收足。」如海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愈速愈妙。最好今天就有，價錢不計，買後連同車錢，一併付我的帳上便了。」

鳴乾見他重資，心中暗暗歡喜。估量這個差使辦下來，又可賺他幾百塊錢。當下辭了如海，急急進城幹事去了。當夜鳴乾果然弄了許多土箱，鬼鬼祟祟的送進棧房。如海親自督同幾個心腹棧司，連夜製造，不消三夜工夫，早已佈置定當。這天正是官銀行借款到期之日，伯宣一到辦公處，馬上打電話給如海，教他今天兩點鐘前，務必將這筆借款料理清楚。如海接了電話，即忙親自往官銀行拜會伯宣。見面之後，如海先進了許多抱歉的話，然後說所欠的二萬兩銀子，本當早日歸還，只因我所買的那批藥料，暫時不能出售，故無款可歸。尊處如不能展期，只可將貨物暫做押款，划還舊欠。伯宣聽了，沉吟有頃道：「你買的什麼藥料？擱起這許多銀子。」

如海微微一笑，向伯宣附耳說了幾句，伯宣駭然道：「一百箱大土麼？目下土價，不是漲起三千多兩銀子嗎？一百箱豈不要三

十餘萬，你為何不快快脫手，這筆利錢吃在身上，也著實不輕呢。」如海笑道：「脫手麼，談何容易。我不等他漲到四千以外，決不脫手。老實說，我們不做生意則已，既做生意，擔著這大風火，非賺他十萬八萬不可。」伯宣搖頭道：「你這人真是癡子，你捺著這許多土待怎樣呢？」如海道：「我既告訴你，你別替我在外間胡說呢，這件事不能不秘密些。因這班土商，都不是好東西，若知外行人手中捺著現貨，我們一定不肯抬價，那時我的機會就被你耽誤了。不然你催我還錢，我只消拿十箱八箱土出去賣賣，已足夠二萬銀子，又何必等到今日之下，還是空口說白話呢。」伯宣笑道：「我又沒發癡，何必洩漏你的秘密。」

如海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不過我自己還有些兒擔憂，這票貨物都堆在我自己棧房內。但這種東西，不論外行內行，都可一望而知。兼之我棧中進出的人頭最雜，難免被人傳說開去，故我還打算換一個地方堆藏。你這裡不是有寄堆客貨的棧房麼？不知可堆得下這一百箱東西？」伯宣笑道：「那怕一千箱一萬箱，都堆得下，只銷你照付棧租罷了。」如海道：「棧租小事，不過棧單須做十張，以便隨時提貨。還有棧單上的名字，只須寫海記二字，不必填我的名字，免得被人知道是我的貨。」伯宣道：「這些都可使得。」如海道：「如今又該講正文了。我想此貨堆存棧房內之後，就將十箱的棧單，在你這裡做二萬銀子押款，划補前欠如何？」伯宣點頭許可。如海大喜道：「如此我即刻教人將一百箱大土送到你棧房裡，以便飯前打出棧單。」伯宣道：「那個慢些不妨。」如海笑道：「這是你自己打電話教我兩點鐘前務必料理清楚的，我決不失約。」

伯宣大笑。如海回到藥房，命鳴乾馬上僱車發貨。鳴乾早有準備，立時叫了幾部榻車，將棧房中一百箱大土，抬出裝上，親自押解，向官銀行棧房而來。如海又到銀行中邀同伯宣，知會管棧的開門收貨。伯宣見這一百箱大土，箱箱都有洋關烙印封條，一陣陣土氣觸鼻，心中並不懷疑，命管棧的小心過磅堆放，自己與如海同回辦公處小坐閒談。不多時鳴乾拿著管棧的收條進來。交給如海。如海遞與伯宣，伯宣命人拿往棧單處打了十張棧單，抽出一張，另做了二萬銀子押款憑據。如海簽了字，懷著棧單走出銀行，不由的心花怒放。當天就把這九張棧單，另往別處押了十餘萬銀子，又買進了十萬橡皮股票，安心等候漲價發財。私下送了鳴乾一千聲錢，以報他出力之勞。鳴乾好生得意，如海也喜氣融融。回至家中，在榻上一橫，自己思量，幾日前還愁沒銀子還債，如今居然穩渡難關，而且有幾萬餘款橡皮股票也添買了，可稱得色色如願。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這句話真說得一些不錯。想到這裡，哈哈大笑。不防薛氏在旁邊冷笑一聲道：「別喜歡罷。自己摸摸頭上看，一顆綠帽子，早給人暗暗戴上了。人家正在替你難受，你自己還要快活，虧你羞也不羞？」

如海驚道：「這話怎講？我戴綠帽子，難道你偷著人嗎？」薛氏冷笑道：「嘿，我為的是不能偷人，若能偷人，這頂綠帽子也不待今日才給你戴了。你自己肚裡明白些，除我之外，就沒有給你戴綠帽子的機會了嗎？真是一隻笨牛。」如海呆了一呆道：「你說的是她嗎？她現在足不出戶，到哪裡去偷人？你別多疑心罷。」薛氏道：「但願如此的最好。俗語說的：會捉老鼠貓不叫。越是足不出戶的，越會偷漢。你沒聽得唱小書的有句老話嗎，叫做私訂終身後花園，後花園原是在家內的，何必出戶，這班千金小姐，還能私訂終身，不過所訂的不是外人，無非自家親戚而已。」

如海默然半晌，才開口道：「這幾天我藥房中公事很忙，回來極晚，不知光裕還天天來不來？」薛氏笑道：「他是你至親，就天天來望望外祖母，也是他一片教心，不會有甚麼事的，你別多疑心罷。」如海不言，解衣自睡。次日仍出去辦事。薛氏待他走後，把松江娘喚進房內，吩咐他道：「從今天起，陳家少爺到這裡來，若和新奶奶講話時，你不必再站在旁邊。倘在房內，你索興替他們放下門簾，也不必竊聽他們的說話，盡避得開些。」松江娘道：「那天奶奶不是教我留心聽他們講什麼話，天天回來告訴奶奶知道的嗎？如今怎的又不要聽了？」薛氏道：「你莫管他，只顧依著我的話行事，我自有道理。」松江娘不敢多言，走出房外，口中咕嚕道：「人說十年三反覆，我家這位奶奶，一天工夫，也不知有多少變卦呢！」

薛氏聽得真切，也不理會。松江娘徑到李氏房中，見光裕還沒有來，只有邵氏坐在床前，陪著病人，自覺沒意思，隨口假說太太可要用茶？邵氏因李氏腦部受傷不能起坐，一坐起便要頭眩。如海既不肯延醫，下人又怠於服侍，只得親自侍候在旁，以便遞茶遞水。如今聽得松江娘問她茶水，頗出意外，慌忙陪笑道：「多謝你，太太才吃過茶，暫時不要。」

松江娘乘閒退出外面，坐在客堂中候光裕來家，好遵著薛氏命令行事。這天光裕仍到傍晚時分才來，他曉得李氏因傷頭眩，自己買的膏藥，未見功效，急切不得個孝敬法兒。今天偶見報上登著中法大藥房艾羅補腦汁的廣告，忙去買了半打，興匆匆的捧著，送到錢家。走進門也不先往老太太處問安，一腳走進李氏房內，放下藥包，掏出手巾，抹一抹額角上的汗，笑嘻嘻對邵氏道：「那天的藥不靈，今兒這個藥，治頭眩最有效驗。」說時便把藥包打開，將補腦汁取出，一瓶瓶陳列在邵氏面前。自己拖一張凳在她旁邊坐了，面有德色。邵氏因他前回買的藥膏，滿口靈驗，用時非但無益，而且有害，此時不十分相信，見他來意甚盛，卻之不恭，只得含笑稱謝。光裕得意非凡。外面松江娘見他二人促膝談心，即忙偷把門簾放下，躡足走到客堂裡。不道客堂裡有一個人站著，卻是他主人如海。松江娘不知他什麼時候來的，倒被他嚇了一跳。如海低聲問他：「適才進去的是誰？」

松江娘回說是陳家少爺。如海變色道：「他現在哪裡？」松江娘答道：「在李家太太房內。」如海顫聲道：「房中還有何人？」松江娘道：「還有新姨太太一個，別無他人。」如海聽說，臉都青了，更不多言，大踏步走進裡面。松江娘見勢頭不好，慌忙上樓報告薛氏去了。如海走到李氏房門口，見門簾垂著，格外生氣，暗想不知他們青天白日在內作何勾當，意欲直闖進去，看個明白，又恐他們規規矩矩的坐著閒談，不做壞事，自己盛氣而入，無可發作，反難下場，只得先將門簾揭起一角，向內張望。只見邵氏與光裕倚角而坐，桌上放著許多玻璃藥瓶。光裕手指一瓶，似乎在那裡講仿單給邵氏聽。邵氏點頭微笑，夾著床上李氏啾啾聲，並無別樣舉動。如海見此情形，火氣已平了一半。暗說幸虧我不曾冒失，他二人並沒調笑，我若一團火的闖了進去，豈不彼此難以為情。想罷便要回身，忽見薛氏站在屏門口，滿面笑容，對他招招手。如海走至跟前，薛氏問他看見什麼沒有？如海道：「沒什麼。」

薛氏笑道：「你也太聰明了。別人不是癡子，有老婆子在旁，任你怎樣急色，也決不致乾出什麼把戲來。我且問你，你和那人相識之初，可是也當著老婆子乾的事嗎？」如海想起前情，不覺赧顏一笑。薛氏又道：「最奇怪的，那年老婆子跌壞了腿，你才和她相識。今年老婆子跌破了頭，光裕又和她相識。大約這老婆子專把跌傷作她媳婦偷人的引子的。當年她兒子娶她時，不知那老婆子也曾跌傷什麼沒有？」如海還未回言，薛氏又道：「你當日因老婆子受傷，請她進醫院。如今光裕因她也受傷，請她吃藥。你請她進醫院，懷著滿肚子鬼胎。光裕請她吃藥，卻是一腔的好意，你不要弄錯了罷。」

如海被他一語提醒，頓時又怒氣勃勃，回身便走，薛氏將他一把拖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？」如海道：「我到房裡把那不懷好意的小畜生趕出去。」薛氏道：「呸，虧你還是個辦事的人，連這些都不明白，光裕雖然別有所圖，但並沒有什麼憑據，你也不能破開他的心肝來化驗。」如海怒道：「怎說沒有憑據，他送藥便是一個憑據。」薛氏笑道：「這句話只能你說，人家萬萬聽不進。他因李家的老婆子受傷，你沒給她請醫調治，故而買藥相送。說出來誰不道他是一片好意，你怎能說他送藥就是引誘你小老婆的憑據呢？」如海頓足道：「照你這般說，難道由他兩個攪去不成？」薛氏道：「那就要你自己放些治家手段出來了。不過光裕一方面，萬萬不可得罪，給你姊姊知道生氣。」如海道：「呸，你們女流之輩，有何見識。就使我不當面打發他，也決不許他兩人再在一房間內搗鬼，你瞧我的手段便了。」

如海說罷，灑脫了薛氏的手，走到外書房內，氣憤憤的坐下，抽出一張信紙，磨了一碗池墨，執筆在手，想寫封信給光裕，教他遠處他方，不必再來纏繞。又因光裕是讀書人，不容易打發，自己生意信雖然寫慣，但對於讀書人的信，從沒寫過。況且這封信和辦交涉的公文一般，稍有不妥，定遭駁回，不能不加倍慎重。好容易思索多時，才勉強湊成了一封信，自己默念一遍，覺得言言有理，語語中肯，不由的自己點頭稱妙。也不另加信封，就教松江娘拿進去，交給陳少爺觀看。松江娘依言，送到李氏房內。那時光裕還同邵氏講著話，見松江娘遞給他一張字紙，不知就裡，展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著：君子自重。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也，男女授受不親，君子不奪人之所好。汝我叨在至親，況我乃汝之舅父耶。汝小舅母年輕無知，汝宜原諒之也，汝不能轉念之

也。汝若轉念之，是禽獸而男盜女娼者也，可乎不可乎！今與汝約法三章，汝來我家，客堂書房，汝可坐也。老太太房間，汝可進也。捨此之外，汝不能去也。如欲去者，面斥莫怪矣，勿謂言之不預也。切切此白。錢如海鞠躬光裕看了，不解所謂。思索多時，才知他用意所在，不覺面漲通紅，忙將信紙揉成一團，塞在自己褲袋內。邵氏問他誰的信？光裕回說不是信，不知松江娘姨在哪裡拾來的一張舊字紙兒，毫無意思。說著站起身道：「我還有別事，就要去了，這藥你每天三頓，調給你家太太吃，不可間斷。吃完之後，可教松江娘姨帶信，我再替你買來。」

他說這句話，隱含著自己已被如海干涉，不能再來之意。想起數月苦功，化為流水，不禁一陣心酸，幾乎流下淚來。邵氏那知其意，只答應了一聲慢請，光裕出房，也不上樓辭別薛氏，急急走出他家大門，回轉身把右手緊緊握著拳頭，向內空打了幾下，學著翠屏山石秀的口腔道：「我再也不來了。」裡面如海親見光裕走了出去，知是一封書的妙用，心中暗喜，得意洋洋的走進李氏房中，在邵氏面前一立，手指著台上的藥瓶道：「這東西從何而來？」邵氏冷冷的答道：「都是你外甥光裕拿來的。他雖然一片好意，我卻不敢再用他的藥了。」如海冷笑道：「你怎知他是一片好意，看來他待你好得很呢。」

邵氏一怔道：「少爺，你這句話從何說起？他為什麼待我好？我與他有何關係？他不過是你的親戚，因見老的有病，送了藥來，你說他不是好意，難道倒懷著歹意不成？」如海道：「這有什麼不容易明白的。譬如有個男子，對著一個女人，今天送香水，明天送花粉，面子果然是一片好意，請問他暗底裡究存著個什麼意思呢？」邵氏聽說，氣得面色改變道：「他送的是藥，怎能以此相比。況且這藥又不是我吃的，他送了來，我怎能不受。若不受他，豈不得罪了你家的親戚！你若怕他不懷好意，為甚麼不教他不入門呢？」

如海道：「對咧，適才我已寫條子給光裕，命他不必再來。他從此以後，未必再有這張老面皮進門，只愁你掛他沒處相會罷了。」邵氏怒道：「你今兒這些瘋話，究竟從哪裡說起？誰又記掛著什麼？」如海呵呵大笑道：「梅子已經黃熟了，還要賣青呢。好規矩的人兒，當年怎樣和我相識的？」他這句話不打緊，只氣得邵氏渾身發抖，無言可答，心中只覺一陣難受，兩行珠淚，不知怎的，從她眼眶中直冒出來。如海冷笑一聲，徑自回身出房去了。邵氏放聲大哭。李氏本已睡著，此時被邵氏哭醒，睜開眼睛說：「嘍，好端端的怎又哭起來了？人生在世，心須要放得平，你不想想，當年我二人何等困苦，自你嫁了這裡少爺，才得有吃有穿，色色受用，你還有什麼不稱心的，時常啼啼哭哭，若被少爺看見，豈不生氣。快快放安分些罷，免得累我這口老米飯吃不成了。」

邵氏聽了，益發難受，也不做聲，自己拭乾了眼淚，向李氏點點頭道：「娘睡一會罷，我上樓去了。」李氏道：「上樓也好，但你千萬莫再哭了。須知少年人都有一個喜星，喜星最怕的是哭。你若天天多哭，把喜星嚇跑了，那時交著晦氣星，可就一生成一世，沒得過快活日子咧。」邵氏並不回答，低著頭出來，預備回到自己房中，痛哭一場，以泄胸中悶氣。她臥房本在樓上，上樓時須從老太太房門口經過。老太太見了她，高聲道：「新奶奶，這裡來。」邵氏不敢不依，應聲入內，見老太太正靠著窗摺錫箔，面前點著一枝香，這是老太太日常的工課。大凡老年人，多有一種迷信。老太太自信天年不遠，深恐在陽間雖有兒子賺錢給她用，到了陰司，沒人賺錢養她，所以趁自己尚在陽間，把兒子給她零用的錢，買了許多錫箔，先行積蓄，預備死後，在陰司做一個鬼財東。她這銀錠製造廠開辦以來，出貨著實不少。大筐小籃，也不知藏著多少。而且只只錠內，都有她親口念的心經。據說有錠無經，陽世雖沒分別，到了陰間，就大有高下。譬如銀子沒有成色，用時不免折扣。老太太格外考究，親自加工製造，所以沒一隻不是銀水充足，雜色全無的。閒話休提。再說邵氏走到裡面，站在老太太旁邊道：「太太喚我何事？」

老太太道：「今兒老的頭上好些嗎？」邵氏道：「好雖好些，但仍抬不起頭來。一抬頭便要頭眩，不知是何緣故？」老太太歎息道：「年紀大了，最怕的便是有病，一有病很不容易脫身。你們少年人說來不信，待到我們這般年紀，就能嘗著這老病顛連的滋味了。」說時抬頭見邵氏面有淚痕，驚道：「你莫非哭過了麼？我知道了，大約你為著老的有病，心中傷感唉，這又何苦呢。常言道：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她暫時病了，慢慢自會好的，你年紀青青，何必哭壞了自己身子。」邵氏口雖不言，眼淚又奪眶而出。老太太見了，越發詫異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」忽又轉念道：「是了是了，看來又是如海欺侮你了。適才我見他夫妻倆鬼鬼祟祟，在我房門外講了半天，我因耳聾，聽不出他們說些什麼，想必又是商量欺侮你的法子。可憐你小小年紀，怎經得起人家暗算。但是吃虧人常在，為人作事太奸惡了，老天不能容的，我勸你暫時忍耐，只消張大了眼睛，看那人的結局便了。」

邵氏聽說，才知如海又聽了薛氏讒言，將她凌辱。幸虧老太太明言點示，不覺悲感交作，淚下如雨。老太太百般勸慰，邵氏才收涕回房，一個人獨坐呆想，覺得如海雖輕信讒言，但對待自己，未免太過。他重提當年故事，明明說我和他相識，也不是明媒正娶。即能相識他，難保不相識別人。這一拳固然打在我痛處，但他全不想那時我還寡居，他自己百端誘惑，我因他用情極厚，難以自持，才與他有了這段痕跡。如今我已嫁他，而且光裕又是他至戚，分屬小輩，我一誤焉肯再誤，他不該行意將我刻薄，夫妻情義全無。加以薛氏笑裡藏刀，鬼計百出，當著面甜言蜜語，轉了背暗箭傷人，真令人防不勝防，這種日子，如何過得。依我意思，便該早些自謀歸宿，免得將來再受磨折。無如丟不下老的，我一去教她如何度日。她為人作事，又十分糊塗，不明好歹，只圖得過且過，說的話很不中聽，而且惹禍招非，往往鬧出岔子。現在這場病，無藥無醫，不知到什麼時候才能痊癒，這裡只有老太太一人，和藹可親，出言吐語，仁慈得體，看待自己，也和自家兒女一般。自己還虧了她，才能站得住腳。不然，准被他們生吞活剝了。可憐邵氏一個人胡思亂想，以為有了老太太，知便是泰山之靠，豈造化弄人，偏要把她這座靠山推倒，才覺快意。